

責任編輯：孫嘉萍

二〇一〇年三月三日 星期三



香港早期文學刊物《人人文學》

給《詩經》評獎或其他

馮磊

據稱，中國的《詩經》在國外獲得大獎。中國的《詩經》還要獲獎？或者說，希羅多德的《歷史》、盧梭的《懺悔錄》、雨果的《笑面人》還要今天的人們來頒獎？聽來讓人跌眼鏡。後來，認真看了，才知道是德國萊比錫舉辦的一個設計領域的評獎。媒體報道稱，這個來自德國萊比錫的大獎，被命名為「世界最美的書」，是某某出版社送交的新書評選所獲得。也就是說，出版社認真做了一本書，這本書做得很精緻。於是，德國人給了一個獎。如此而已。《詩經》是一個噱頭。是拉來「陪綁」的。真正要宣傳的，是該出版社。在內行人來看，這叫做「軟廣告」。

不過，要說在文藝評獎領域，類似《詩經》獲獎的事情未必就不會出現。前幾年，某雜誌社評文學獎，一個小小的詩歌獎，把已故的某位詩人給抬了出來。雜誌社的刁鑽在於，為這位已故詩人搞了一個「終身成就獎」。至於其他的蝦兵蟹將，則是X等獎、X等獎……一大長溜地頒發下去。

文學評獎成了圈子裡的小菜一碟。今天哥幾個給他頒獎，邀請你來擔任評委、發獎和發言。明天哥幾個給你頒獎，邀請他來擔任評委、發獎和發言。轉悠來轉悠去，就這麼幾個「知名作家」。大家樂樂呵呵，到企業拉幾個錢，然後圍坐在一起，吃吃喝喝，不亦樂乎。

給已故文學家頒發終身成就獎，與後人給《詩經》頒發「千古影響大獎」（這裡的評獎，不是萊比錫的那種，人家評選的是裝幀設計）一樣，是吃古人口飯。古人被一次次拉上頒獎台

。倘若地下有知，不知道會做何感想？西方有小說家寫過一篇小小說，大意是說，一個已經去世的人從墳墓裡跳了出來，他在人世上走了一遭，感嘆道：「怎麼是一代不如一代了，還不如我們那會兒呢？」說罷，這位逝者拒絕復活，義無反顧跳進墳墓裡去了。

和出版界的一些朋友閒聊。談到內地出版社的翻譯現狀。有朋友說，內地出版社目前多熱衷於積極引進國外的作品。很多作品翻譯得粗鄙不堪。不過，這類書一旦翻譯完畢，出版社內部往往非常重視，大力推薦。相反地，內地當代一些作家的作品，很難進入出版方的視野。這種感嘆，大約不是今天才有的。出版界的「重洋重外」，長期以來，大抵是一種慣例了吧。只是，作為寫作者，有沒有想過，出版界究竟為什麼會這樣做？大家都知道，在國外，有些小出版社因為發掘出一個好作家的作品，就可以長久地坐吃版權和紅利。國內的出版社，似乎缺少這種功夫和耐心。大家都浮躁。於是，大家都想追求短期利益。譬如出版社，民營的出版機構本身雖然也在書皮上印刷了「XX叢書」和自己的名頭，本身卻不具備法律上的所有權。因為民營出版機構是沒有書號的，書號得花錢去買。所以，民營的出版機構犯不着下那麼大功夫。至於國營的出版社，老總更是浮躁。所謂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，幹兩年之後，大家就要換地方了。出版社又不是自己的，同樣犯不着下這麼大功夫。至於作家圈，就更不要說了。既然文學淪為圈子化的犧牲品，那麼哥幾個玩玩也就算了。今天你獲獎，明天我獲獎，人人有份也就是了。至於要增強一點權威性，就拉一兩個名家來，再不然給已故作家頒發一個「終身成就獎」。弟兄們嘻嘻哈哈，就把這台戲給唱了。這些，似乎扯得就有些遠了。與萊比錫的評獎關係不太大。

一手美食走天下



徐安安

麗江便是這樣一個地方，閒暇的時候去待上一個星期，既不爬雪山，也不去瀘沽湖，只在大研古鎮裡瞎轉着，溪水邊的木椅子上曬曬太陽，臨街的小店兒看看。四方街旁的一條小巷，你往右邊的大樹裡走就是了。一兩間門面的生意，裡頭擺了古老的木方桌，櫈子是幼兒園小朋友用的尺寸，人是密密麻麻來了又走。兩口大鍋，兩個穿白衣服的夥計。這裡經營的主打是晶瑩剔透的肥腸粉，也兼賣小麵等。大

上真的在摩西奶奶的激勵下走上了成功之路——他便是如今名揚世界的擁有《失落園》、《光與影》、《遙遠的落日》等五十部長篇小說及其他作品的日本著名作家渡邊淳一！摩西奶奶的故事再次向人們證明：年齡與環境並非成功的羈絆，關鍵是自己的抉擇與意志，想做什麼就談大膽去做，從事自己喜歡的寫作，於是二十多歲的她就給他慕已久的老師——日本青年。摩西奶奶在明信片上親筆畫了一座穀倉並寫下贈言：「做你喜歡的事，上帝會高興地幫你成功！」現在已經八十歲了。——也為時不晚！去年我將這封信寄給了她，她收到的大量來函都是恭維、溢美之辭，而這個日本青年卻是向她討教人生難題。雖然已是百歲老人，她還是給小家伙寫了回信——就是上述那張引起轟動的明信片。

這張明信片之所以震撼人心，是因為春

上真的在摩西奶奶的激勵下走上了成功之路——他便是如今

名揚世界的擁有《失落園》、《光與影》、《遙遠的落日》等五十部長篇小說及其他作品的日本著名作家渡邊淳一！摩西奶奶的故事再次向人們證明：年齡與環境並非成功的羈絆，

開始行動了——今年春節親友互相拜年，堂妹在電話裡告訴我喜

歡，她已「跳槽」到一家音樂製作公司，剛剛為一部新影片譜

了音樂的主題歌，我問她歌名，她笑道：「暫時保密，不過你

可以告訴你的是，這歌與虎年有關！」

這張明信片所以震撼人心，是因為春

碗一個價格，小碗一個價格，生意簡單，美味的調料也不複雜。黃豆、紅油辣椒、香菜、鹽等，不見醬油，甚至連醋你都是自助。這裡坐得做多的是納西族的妹妹，她們懂得大研最好的味道在這裡。

門口站着一個戴長流蘇金耳環的女人，標準的瓜子臉，細瘦苗條的身材，一看就是四川人。果然，一打聽得知她來自瀘州。每天的工作就是站在門口數錢。偶爾會遇到賣肉的商販，告訴他們明天要送多少材料；偶爾會遇到賣調料的商販，告訴他們明天的薑、花椒、辣椒。

這次住下來，上她家吃粉不下十次卻也吃不厭。她的配料簡單，卻是經得住各路人的口味，例如沒有加醬油、醋和過多的辣椒，口味清淡的人不用再交代，要吃的自己從桌上的調料裡取。這大概是

從雲南過橋米線裡學來。所有的經營分為大碗和小碗，方便收錢，一看碗就知道你幾塊他幾塊了。經營的東西相對單一，材料的種類不會複雜，相對輕鬆。

口岸選在必經之路，人人得見。甚至大方桌，雖然取自納西也自然有它的理由。小矮子坐的人多，坐着不舒服，自然是吃了就得走，人群流轉很快。

店舖不大，只放得下兩張方桌，隨時給人客滿的印象。多的地方有美食，這是好吃嘴都知道的秘密。她家從早晨到晚上生意都很好，我數了數人數

算了下小賬，她一年的純利潤大概在三十萬左右。

我們這些從頭忙到尾的白領，幾個人一年賺得了這個數呢？你過你的小資，她賺她的大錢。

開說副刊名



區特色。

四類是借用名人效應的，像《株洲日報》的「神農」

，展現的是華夏始祖炎帝風韻；《大慶日報》的「鐵人」

，展現的是那個艱苦奮鬥的年代；《孝感晚報》的「槐蔭文苑」，展現的是董永槐蔭樹下用孝心感動天仙的傳說；

《柳州日報》的「柳樹」、《眉山日報》的「蘇軾」，展現的是唐宋八大家柳宗元和蘇軾的風範等。衆多副刊中

，更引人關注的要數從古詩詞名句中演繹而來關鍵詞。如《揚州晚報》的「二十四橋」，得益於杜牧的「二十四橋明月夜，玉人何處教吹簫」；《重慶晚報》的「夜雨」；《黃石日報》的「黄石」；《金陵晚報》的「雨花台」；《南京晚報》的「雨花石」，讓人猶懷先烈安眠的雨花台；《益陽日報》的「桃花江」，讓人憧憬那方美

人競出的水土；《榆林日報》的「信天游」、「十堰日報」的「武當」，代表了民歌和武術這兩項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發祥地；此外如《涼山日報》的「彝海」、《文山日報》的「壯苗」，體現的則是民族地

域的風情；《西昌晚報》的「雪蓮花」，令人對花石

山聖地充滿神往；《大理日報》的「洱海」等，

喜愛報紙副刊，漸漸地對內地副刊名格外關注起來。一紙副刊在

來，單看名頭，各地的山川風物、人文典故盡在其中，逐一歸類細細嚼

來，別有滋味。

一類是帶有地域色彩的，名山類有《江西日報》的「井岡山」

，《安徽日報》的「黃山」，《陝西日報》的「秦嶺」

，《九華山》等；大川類的有《湖南日報》的「湘江」

，《錢塘江》等；名水類的有《杭州日報》的「西湖」

，《太湖》、《大理日報》的「洱海」等；

二類是沿用名著典故的，如《黃岡日報》的「赤壁」

，《威海晚報》的「劉公島」，《池州日報》的「花果山」等，其中還包括新興的現代旅遊景點，像《大連日報》的「星海」

，《上海日報》的「上海」，《哈爾濱日報》的「紅塔」

，讓人大聯想到著名的雲煙；《山西日報》的「平遙古城」

，讓人大讚山西的風情；《西昌晚報》的「玉海樓」

，《北海南寧日報》的「盤錦日報」

，讓人大讚北海南寧的風情；《貴陽日報》的「貴陽」

，讓人大讚貴陽的風情；《西昌晚報》的「西昌」

，讓人大讚西昌的風情；《西昌晚報》的「西昌」

物，一概未收，即壽帳壽聯，亦全數豎還，依照湯文正故事，錄其詩詞文，還其屏聯。……」我是相信這通辯解的。末尾的細節很真。湯文正就是清初當過總督的大學者湯斌。那時候爲人祝壽，送去壽聯壽帳，是精緻的小屏風，上寫祝文，或大幅錦緞，上面縫上祝賀聯語。這也都是較爲貴重的東西。而退還的辦法也巧妙，就是把壽聯壽帳上的詩文抄下來留存，作爲紀念，而把貴重之「載體」退還。以張之洞的脾性，他是可這樣做的。我看他在一九〇六年七十歲生日時

，只收了皇太后賜他的御筆字畫，如此而已。張在「屠財」一事上，好像有過有趣的議論。據《鄭孝胥日記》（光緒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四日）：「南皮余曰：李鴻章在北洋，創辦海軍、學堂諸事雖無大效，然猶勝當世督撫也。前輩中能用錢而不妄費，兼肯考究時務者，……沈、丁以外，則無人矣。」張在武漢閱兵時，下令文武官員「一概不准坐輪，……本部堂以下及各員，均各自帶食糧乾糧。」「本部堂」就指自己，以身作則。此令，以後「歲歲行之」。那時張已是六十三歲的人，他原是書生一個！就在那前後幾年，他下令，凡是「到任禮、壽禮各目及門包小費」，一律革除。張之洞「中學為體，西學為用」的主張，對後世影響很大，他的著作《書目答問》到現在還是治國學的重要參考書，學者們對此也不陌生。一代大吏，在晚清的一潭爛泥裡，能如此，實不易。我很佩服他：他在錢山錢海裡點滴不沾，屠財而不圖財，真是難得。

人生在世，無不渴望成功，但成功似乎總是與我們藏貓貓，千呼萬喚不出來，主動找上門的總是以失敗爲多。

成功，固然有大小輕重之分，失敗，同樣也有層次深淺之別。有的失敗，一敗塗地，萬劫不復；有的失敗，不過小挫，尚可捲土重來；有的失敗，是勝敗乃兵家常事的失敗；有的失敗，只要一次就永無翻身之日。

偶有小挫，是失敗的第一層次。兩軍對壘，陣前較量，或偶爾失手，或實力稍遜，一時敗下陣來，都不足爲奇，養精蓄銳，改日再戰，或許就會佔了上風。如果在這一層次落敗，完全不必在意，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，稍許堅持，調整好狀態，就能見到成功的曙光。反之，倘若連這一點失敗都經受不起，那就趁早不要出來混了，還是回家抱孩子去吧。

尋常敗績，是失敗的第二層次。孫中山爲推翻滿清政府，屢次起義，屢次失敗，前後多達十幾次。愛迪生試驗燈泡裡的燈絲，共用了六千種不同材料，最後才獲得成功，這也就是說，他失敗了五千九百九十九次。這種失敗，是對毅力與意志的考驗，也是成功前的必要練兵，只要頂住了，咬緊牙關，就不難收獲成功的果實。怕就怕成爲習慣性失敗，不思進取，還自得其樂，就像一直在失敗陰影裡徘徊卻永遠感覺良好的中國男足。

遭受重挫，是失敗的第三層次。這種失敗，傷筋動骨，損失慘重，對人的信心、信念都是沉重打擊，意志薄弱者，往往會一蹶不振，但意志堅強者，仍能自我療傷，走出失敗陰影，屢戰屢敗，屢敗屢戰。拿破崙第一次兵敗，雖然是重挫，但沒有擋住他後來的重整旗鼓，捲土重來。司馬遷遭受宮刑，也是遭受重挫，簡直是奇恥大辱，令其痛不欲生，「腸一日而九回」，可他忍辱負重，堅忍不拔，終於實現了他的夙願，完成了他的大業，寫成「無韻之《離騷》，史家之絕唱」。

一敗塗地，是失敗的第四層次。曹操赤壁大敗，那一敗塗地，望風而逃，幸虧禪羽念舊，華容道上放他一馬。這一敗雖傷了曹魏元氣，八十萬大軍折了大半，但畢竟他們實力雄厚，休養生息幾年，最後還是滅了蜀、吳。向使當初曹孟德也學楚霸王，羞於見江東父老，一頭跳進長江，哪還有後來的一統大業？所以，我們不妨學學曹操，即使一敗塗地時也別灰心喪氣，以爲天就要塌下來了，只要心不死，志不滅，有一線生機也不放棄，從頭幹起，「天不滅曹」的厚愛，說不定也會落到你的身上。

全軍覆沒，是失敗的第五層次。趙括的長平之敗，勾踐的會稽之敗，項羽的垓下之敗，石達開的大渡河之敗，就是如此，基本上是蓋棺論定，大勢已去，沒有東山再起的可能。您要是也失敗到這個份上，我也就不再給您打氣了，就請您節哀順變吧。不過凡事都有例外，就說勾踐吧，當初不僅敗得軍士甲不留，自己也被迫以俘虜身份去伺候吳王夫差，受盡屈辱。都以爲他是徹底死定了，而且會死得很難看，可萬沒想到居然鹹魚翻身，他卧薪嘗膽二十年，終於报仇成功，創造了由慘敗而大勝的戰爭奇跡。

俗話說得好，境由心造，事在人爲，大敗面前能否同様創造奇跡，就看你我是不是勾踐那塊料，有沒有那股百折不撓的狠勁了。

張之洞「屠財」而不「圖財」

李國濤

清末官場流傳一則評價：袁世凱屠民，岑春煊屠官，張之洞屠財。我在《張之洞傳》（四川人民出版社）一書裡看到此說，好像是民間傳聞，沒有更準確的出處。那意思是說，袁世凱濫殺平民，岑春煊猛効貪官，而張之洞花錢如水。這最後一位是位好官。

我最近翻《張之洞年譜長編》（吳劍傑編著，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，二〇〇九），發現張之洞其實是屠財而不圖財。他曾任兩廣總督、湖廣總督、兩江總督，都是在經濟發達地區；而其時也正是中國向世界學習，興辦洋務的時候。那種風氣大開，人心思變的情況，在歷史上也是少有的。他那二三十年，在廣州，在武漢，在南京，每天處理的要務就是修鐵路，辦鐵廠煤礦，造槍炮子彈，辦官錢局，辦造幣局，辦工廠，辦學校，造輪船、修碼頭，辦海軍學校和陸軍學校以及學洋務的學校，等等。這就要向各方大員聯繫，以至向中國駐外使節（如當時的欽差大臣）聯